

苗族史料专辑

松桃文史资料

第七辑

松桃文史资料



松桃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主编 贺从宪

3113/41

政协松桃苗族自治县文史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五月

松桃文史资料（第七辑）

承办单位：政协松桃苗族自治县文史委员会

主 编：贺从宪

校 对：杨代英 龙云清

发行单位：《松桃文史资料》文史委员会

印 刷：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印刷厂

开 本：787×1092毫米32开 印 张：4

印 数：1—4000册 字 数：80千

1990年5月第一次印刷

省内统一刊号：S—0456号 工本费：1.00元

内 容 简 介

《松桃文史资料》第七辑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现在出版了。

松桃是个苗族自治县，少数民族是松桃的开拓者。但是，历代统治者实施的都是民族歧视政策，对他们的历史活动少有公正的记载。解放以后，党制定和贯彻了民族平等政策，少数民族的地位得到根本改变，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理应得到与其相称的地位，一些被歪曲的历史事件，应当恢复其本来面目。《松桃文史资料》自然也责无旁贷地分担着这个责任。本期本着这一宗旨，组织了十篇有关松桃苗族史料的文章，试图对这一工作，作一次初步的尝试。

上述十篇史料，粗略地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属历史事件和习俗介绍，如《残碣遗篇》、《团寨乡特殊地位的始末》……；第二类写了三十年代松桃苗族地区的几个“大爷”和一个激公好义，热心苗族教育的武训式的人物龙学富的其人其事。三十年代，是一个军阀混战，官匪不分、生灵涂炭的年代，少数民族群众更加倍受欺凌。这一时期，松桃苗族地区，出现了一批拥枪自卫、与官府抗衡的“大爷”，他们对本地区的群众，也曾起到间接的保护作用，但对违抗他们的人和村寨，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不过这些都是社会历史所酿成。这里把他们的生平作了一些介绍，从中也可窥见三十年代苗族地区社会状况的点滴，至于具体人物的是

非功过，后来者自有评说；第三类是苗族刺绣艺术，也可使人从工艺的角度，了解苗族人民文化的一个侧面。

苗族史料，记载于文字的不多，本辑的文章，多来自口头采访，错讹之处难免，望读者对我们提出批评与指教。

政协松桃苗族自治县文史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八日

目 录

内 容 简 介

历史事件

- 残碣遗篇……………贺从宪 (1)
- 团寨乡特殊地位的始末……………
……………石长征 贺从宪 (7)
- 犀牛洞的没落……………龙云清 (12)

历史人物

- 龙万章史话……………龙昌吉 贺从宪 (19)
- 龙学富其人其事……………龙云清 (68)
- 龙聚云生平……………龙 健 龙长春 (73)
- 龙德修生平……………龙振江 田家乐 龙 健 (83)

其 它

- 松桃苗族挑花艺术……………吴海辉 (93)
- 松桃姓氏概况……………梁恩仁 (98)
- 旗张……………龙险峰 龙 健 (10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松桃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概况……………刘汉华 整理 (105)

残 碣 遗 篇

贾从宪

大约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前后后，苗族先民由北而南，迁入中国南方。汉及两晋间，他们为了逃避战祸，又避五溪而进入了武陵山区及云贵高原。其中的一部分，沿着锦江和酉水，抵达了现今铜仁地区梵净山周围各县。他们在这里，披荆斩棘，创立家业。但至元、明时期，先后在这一带设置土司，实行掠夺的民族压迫政策，土司官强行“赶苗夺业”，抢占苗民土地。到货币银两流入苗区之后，官府和商人，又采取欺骗手段，贱价并强行收买苗民的土地，从而把大部分苗族人民，挤压入松桃一隅。本文现选登了有关碑文三篇，从中可窥见铜仁地区中古以前苗族的分布情况及他们又如何在大民族主义“插草为标”的压迫下，舍弃了自己的家园，退守松桃坡东坡西一带的历史线索。文字虽嫌简略，但知微而见著，或可供来者作参考云云。

一、移建安化县碑记

黔之东铜仁所属有梵净山焉，高耸数千仞，绵延数百里，向为苗人所居。咸丰同治间上下群苗背叛，游民附从，据邑破城，遍地扰攘。时当升平日久，民不知兵。历任大中丞督师捕剿，莫济时艰。越曾枢元官保，东调楚军，北提川饷，四路分击，剿抚兼施，数年间，贼气炽靖，只余党数百

人，潜匿梵净山中，出没无常，肆行擄抢，屯兵搜捕，凡历六年，逮庚辰岁，岑彦卿官保来抚是邦也，行各属亲诣梵净山，分军攻击，直破其巢穴，擒其巨魁，斩首二百余，匪党悉平。官保俯察舆图，遍观形势，山距松铜辽远，辖管难周，安化之红丝塘石界等处离城三百余里，民顽俗浇，若王化所不及，遂将县属里甲，确切勘明，奏请以铜仁县改移大江口，以安化县改移大堡，于通邑适当其中。于地方易为控制，实属一劳永逸之举。予等奉札修建安化县文武官署，城皇庙等工，甫抵斯境，爰其山青水秀，地阔民稠，洵为建立城邑之区。于是营择基址，鸠工庀材，缘该县兵燹之余，材木稀疏，艰于采办。适有安润^{拔肖}长^发德^正顺等，其先祖植下香枫大树七十余株，经世无稽，构讼数载，予等传其两造，谕以急公好义。二比皆乐允将此树呈送公用，诚百年树木以留今日栋梁之用耳，其工初修于丁巳四月，告竣于壬午九月，谨志其端，以重修移建之云尔。

光绪八年岁次壬午季秋月吉日立

督 工务委员知县徐士谦

办

帮 后补巡检 张荣林

二、迁苗夺业界碑

且夫山有脉而五岳三神，水有源而放乎四海，木有本而枝叶不素；岂有人无本乎？即如始祖如忠，自明洪武间罗武昌即正统呈称，苗匪叛逆，特奉宣统使委镇守岩底边疆，执盾戈矛，赶苗夺业，插标为界；

东至天生桥，南至野鸡洞，西至大龙坡，北至吊皮潭。时与武昌矢志连宗固不结婚，以此阳业各界，阴宅不分，历史不素。查前清康熙末改土归流，熊氏私信五庄异姓得赎阴阳二宅，难别泾渭，不料茂贤祖之裔孙正南叔，无书不诏，地府钩名，葬受已业，冤遭广万买获张姓之子更名正斗串商张荣科主使冉正品、冉瑞清、冉瑞安、冉崇芽等掘脉阻葬，族众不忍，经公剖罚，戈牲赎罪，诚恐代远年衰，以为效尤，是以勒碑垂鉴，存与后生之耳。

民国七年戊午孟春下吉旦冉氏合族诸等公立

冉浦田 书

三、永垂不朽

立卖山场田契苗人杨老晚情因雍正十年苗疆奠定将蚁苗祖地出卖建立松桃城垣于雍正三年城工衙署兵房完竣官兵移驻弹压因操坐马匹未有牧放之地于乾隆元年内蒙^{清军}府崔公^{护协}同会勘将蚁苗祖管水源头两岔溪争唆洞小河一带以作营中马场原系领过（○）（1）出卖建造城基地内乾隆四年误听楚民毛纯臣川民勾天德哄诱盗卖与二姓为业重（○）（2）价银七十六两后被两营查出告（○）（○）（○）（3）公会勘晒得毛垦种地土实在牧场中心当堂审断令蚁苗退还原价饬令二姓（○）（4）毋得混占滋扰奈蚁苗贫苦当日得银入手具已用费无存家无牛马可以变卖

原受毛勾价值实难出备以致延迟二载于乾隆七年蒙^{清军}都督^{宋温}府念蚁苗贫苦两营各位老爷公同捐银一百零二两除给毛勾

二姓七十六两外余二十六两给蚁苗照俗卖后加找之钱当堂亲身领訖出具遵依具结附卷存案所有营中马场四(○)(1)老界照旧管理今将退价向毛勾赎回界内之水源头两岔溪争唆涧之处开垦已成之田书立卖契与松桃两营管理此番领银写立卖契之后永远听凭管理不敢乱言自取罪累(○)(○)

(2)无凭特立手印卖契一纸与营中千古为照

左营管领江白队马兵人等同建立
右

马场四至：东抵营占坡石板滩清鱼塘

南抵老鸹坡路井坎大(○)亚(○)(○)

西抵马碑岭三尖坡老妈营

北抵白蜡直下

乾隆七年六月初一日

立卖契人杨老晚

注：(1×2)(2×4)括号内的○表示缺字

以上三篇碑文，对研究苗族历史，略有参考价值，故列入文内，以资考证。

团寨乡特殊地位的始末

石长征 贺从宪

团寨乡，位于盘信区西南，东连盘信镇，南界银岩乡，西邻牛郎镇，北接老营乡。全乡纵横约二十余华里，周围约八十华里左右。境内山脉交错，沟壑横陈，有两条小河从北向南，依山就势贯穿流过，所以团寨一带，过去又称“大小河”。全乡现有八个行政村，四十九个自然寨，一千二百八十六户，五千九百一十人，是个苗族聚居的山区。全乡水旱田三千一百七十二亩，土一千六百零六亩，平均人占地零点八市。出产水稻、玉米、小麦、红苕、洋芋。一九八八年粮食总产一千四百六十三吨，除去二十万斤定购任务外，人均占有粮食四百六十一市斤。以前，大小河一带，并不种植经济作物，据传是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渗入我国城乡，在资本主义的刺激下，这里开始因地制宜，发展桐林和花生的种植。到清朝末年，特别是大小河一带，油桐满山，从大弯到两江口之间，就兴起了六家榨油房。据当地群众回忆，那时有少数人户，年终可收桐籽两三千挑。以十二挑榨一百斤油计算，一年可收桐油一两万斤，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团寨乡设制的历史，可推到清朝康熙四十二年。当时松桃一带苗族造反，清王朝派铜仁府副将贺国贤率兵镇压，始在今团寨乡公所所在地——团寨，设立了一个“东门营”，又在今紫云设立一个“子营”（现称“紫云”实“子营”之

误)，留兵驻守，以镇服今团寨一带苗族。雍正八年，设松桃苗厅，团寨划归三宝（今盘信）营管辖。那时团寨一带，地瘠民贫，生活困苦，除少数屯兵驻守外，其他客户不多。到鸦片战争之后，桐油作为一类重要出口商品，牛郎、团寨一带宜桐山区，始大量发展桐林，年产桐子若干万担。至此，行商坐贾，始往来于团寨。据说那时团寨形成一条小街，街上房屋林立，建筑精细，画栋雕梁，铺面堂皇。油有油行，米归米市。外来坐商还立庙设学。每逢四、九场期，赶场的人群，熙熙攘攘，颇为热闹。

光绪末年，团寨两江口有个石昌坤，此人绰号“四眼狗”，在群众中颇有号召力。一九〇六年，他率领了一些人到大江去抢劫商船，回经牛郎地界，有几个人掰了别人的玉米秆解渴，牛郎街上的团总刘质知，立即带领团丁追赶，捉走了“四眼狗”的一个落伍的弟兄，名字叫“白鱼”（苗语译义）。“四眼狗”得报，急领人返追回牛郎，双方在马腰坡发生了一场械斗。“四眼狗”的人打死了一个团丁，夺回了“白鱼”。刘质知自知打不过“四眼狗”，就向铜仁县上诉（牛郎那时属铜仁县辖）。铜仁县未知照松桃，单方面派了一百多兵丁，配合刘质知的民团，于某天径直袭击松桃辖区团寨两江口。铜仁官兵抵达两江口的寨子。天刚黎明，村民多未起床，只有董上一个名唤杨瞎子的农民，早起准备上山砍柴，他一开门，就被官兵开枪打死。村民听到枪声，纷纷惊起。官兵见人就开枪，激起民愤，上下各寨顿时吹角鸣锣，群众手执戈矛火枪，蜂涌而至，把官兵团团围住。官兵见群情激愤，杀声遍野，一时慌了手脚，被各寨青壮，一时如斩瓜切菜一般，在河滩上砍死不少。双方肉搏了一天，官兵几被斩杀殆尽，天黑时，剩下少数残兵，趁黑夜弃尸逃回铜仁县。

寨群众把那些死尸全都抛入河中，顺河淌到姚家坝，尸体横陈，堵塞河流，形成一道人体堰坝，当地群众至今仍称姚家坝为“杀人堰”。

上述事件过后，铜仁县和刘质知，对团寨怀恨在心，多方准备，以期报复。民国六年三月，铜仁县又派了几百兵丁，再度配合刘质知的民团，第二次进攻团寨。这次官兵人多势人，而且准备充足，“四眼狗”等抵敌不住，团寨群众，只好弃家逃跑。官兵进入大小河一带，不分良莠，见人就杀，见物就掳，见房就烧。大小河上下几十个村寨，转眼间被烧成一片焦土，就连官府和汉商多年经营的团寨街，也都化为灰烬。这次死于官兵刀枪之下的妇幼数以百计。据说在两江口的一个岩洞中，官兵一枪就打穿了藏在洞中的七个妇女。松桃县政府闻讯，立即派员到现场勘查，眼见大小河上下几十个村寨的村民，全部无家可归，惨不忍睹。县长某某一怒之下，也派兵申援大小河，配合“四眼狗”的弟兄，突然袭击的牛栏场。“两县相争，各为其民”，铜仁县得悉后，忙派兵来帮助牛栏场，双方激战，时起时伏，一直打了三年。两县人员各有伤亡，劳师糜饷，不堪重负。于是两县停战议和。官府从民族偏见出发，一致认定“四眼狗”是这次事件的肇事祸首。由松桃县政府于民国八年某天，派兵到大小河把“四眼狗”就地镇法。

大小河这几年来的动乱，“四眼狗”确负有一定责任，但自铜仁第二次派兵攻伐大小河，烧杀淫掳之后，铜松两县出兵干预，自相攻战，这与“四眼狗”究竟有多少关系？牛郎刘质知为什么一点责任也没有呢？这些问题，在大小河民众心目中自有分寸的，所以松桃县政府派人突然杀了“四眼狗”之后，团寨上下都觉得官府不公平，是在欺压苗族，认

为官府是不可信赖的，于是新寨的石玉合、石真坤等弟兄，起来号召群众，扩充实力，不再服从官府的管束了。用大小河民众的话来说，就是“从此大小河就大反了”。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竟从那个时候起，不听政府的提调，虽经历了多次讨伐，但他们始终不屈，把大小河变成一块无人问管，也问管不了的真空地带。

石玉合弟兄的势力壮大以后，横行乡里，胡作非为。一天，见本寨胡老右家接儿媳，女方送的嫁奁丰厚，晚上就把胡家抢了，而且胡家父子都同时遭到枪杀。胡老右生前与大河的另一个头面人物龙乔云是好朋友，龙乔云知道朋友被石玉合杀了，决定找机会杀掉石玉合，既为朋友报仇，同时也好在大小河一带进一步树立自己的威信。这个机会终于被找到，石玉合被龙乔云杀了。石玉合的弟弟石向廷、石真坤等，自然不肯善罢干休，但在当时又斗不过龙乔云，于是举家迁往小河。从此大河和小河分属龙乔云和石向廷的势力范围，两相对峙，日夜防范。两边民众上山生产，都手不离枪，田边地角相遇，经常发生械斗。

民国十三年，黔军某部路经松桃，闻说大小河不服约束，派了一个连由新场顺河而下，去小河征剿。部队进入小河杨柳塘，就任意烧杀，进而激起民愤，各寨群众自发反击。仅半天时间，这连官兵全被消灭，无一生还。民国十八年，周西城、李晓炎争夺凉亭坳，团寨民团支持李晓炎，参予凉亭坳的阻击战。上述两次战斗，军阀的枪支散失在大小河一带，至少有数百支，从而使大小河民间普及了枪支，势力更加雄厚，官府越是不敢管问了。但是“率土之滨”，岂容“国中之国”！行政上虽不敢管问，但过往军阀，凭借武力，仍经常派兵前去大小河一带骚扰。官兵每到一次，无不

尽力烧杀淫掳，满载而去。大小河民众常遭官兵蹂躏，也掌握了官兵的规律。凡是官兵突至，群众就举家逃进深山密林。官兵进寨一无所获，只有烧房解恨。官兵走后，群众割几挑茅草，随意搭个草棚栖身，可避风雨就行。官兵再来再烧，群众再搭。这种情况持续多年，直到解放后，大小河上下几十个寨子，除青菜坪一寨因是汉族，房屋得免回炉之灾外，其余村寨的房屋，几乎全都是茅棚草店。

官兵不时进行骚扰，群众也随时戒备，上坡生产时，男人多是全付武装，妇女随身携带家私财物。一有情况男人即投入战斗，妇女躲进深山密林。民国某年秋，盘信来了个什么队长叫李杰，带了百多官兵，突然袭击“人吉打”（苗语义为战斗山）。队伍进寨，不见一人，茅草棚里四壁空空，就纵火烧屋。在山上做活路的村民见寨上起火，知是官兵又进了寨子，妇幼即时躲入深山，青壮就赶回寨上与官兵接战。大小河群众听见枪声，即由十里长冲奔到官兵后路截击。紫云群众也配合对官兵夹攻。激战一天，李杰队长当场毙命，另外官兵还丢下了八具尸体狼狈败回盘信。随后出重金，央告紫云群众帮助他们把李杰和八个士兵的尸体抬回盘信。类似这种战例甚多，不加例举。

官兵征讨无常，为大小河一带带来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不能正常生产，粮食无来源；二是武器弹药经常消耗，需不断补充。而枪弹价值高昂，一般农民实在无力购买。出于这种形势的逼迫，大小河一带村民在那些反乱年岁里普遍栽种鸦片，以之换买粮食和枪弹。鸦片价值昂贵，外而极为抢手，所以那里虽然年年遭受兵灾匪患，但粮食枪弹仍然丰足，那些年月的团寨场，已经成了武器市场，鸦片市场，粮食市场，销赃市场和赌场。这个畸形的“特区”，打乱了大

小河群众的生活节奏，转移了他们的生活重心。

在大小河“大反”的岁月里，那里经常聚集四面八方，甚至远自湖南的“大爷”们，互相营运枪支弹药和鸦片等违禁品，因而也经常发生一些纠葛。政府既管不了，那里的是非自然无人仲裁，所以经常械斗，相互残杀的事件屡屡发生。强者杀人、弱者被杀，大家也见惯不惊。两江口有个石玉珍，他家大门外的河对岸，是一条大路，他常坐在门前，把过往行人当枪靶，打死了人，无人过问；一次有几个大爷坐着赌钱，见田坎上有个卖葵瓜子的村民，相互打赌看谁的枪法准，那个村民听见他们的议论，忙向他们要求不要开枪，话音未落，枪已发射，击中了卖葵瓜子的左腿，倒在路旁叫苦。那个开枪的大爷以胜利者的神情跑到伤者身旁去验证枪法，而后丢几块大洋给那个人说：“不要哭了，我赢得这几块钱全都送你拿去养伤”！这个人以后成了个跛子，土地改革时他还住在团寨街上，分得一份田地。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想见大小河当时的混乱情景，真是无法无天。

石向廷独霸小河后，势力也逐渐壮大，有次去盘信大告寨捉人偷牛，后又枪杀了大弯几个青年，因而与大告、大弯等大寨子结下冤仇。大告当时是盘信区最大的一个民团，他们对大小河目空四邻、随处抢杀的行为极为不满，于是在民国某年三月，动员了四十八寨的民团，并请军阀车鸣翼手下的一个团长樊其书，带领一团的兵力，加上民团共一千多人，进攻大小河。石向廷抵敌不住，逃往牛郎中寨。各寨的妇幼，全都逃入深山。樊其书的兵丁就进山搜查，有的带婴儿的妇女，恐小孩的哭声暴露目标，用奶头堵住孩子的嘴，有好几个妇女直把孩子闷死在自己的怀里，当时的惨状，可窥见一般。这次洗剿，樊其书烧了房子杀了人还未解

恨，又命他的士兵和各寨团丁把田里的秧苗拔除，在田里扔下刺梗和石头，施行堵水断流的残酷手段，让大小河的农民无法耕耘。事后樊团并未撤退，就驻扎在离大小河三里远近的大弯，以便早晚对大小河的袭击。这一年中，樊团对大小河先后洗劫三次，造成大小河群众空前的困难。

这次事件之后，大小河的群众对官兵更加仇恨，对石向廷的胡作非为也深感痛绝。最后买通石向廷的侄女婿龙发，趁石向廷在青菜坪赌钱不备之机，用斧头把他劈死。但是内患既除，外祸不止，官兵不分良莠，仍不时荷枪实弹，进村骚扰，群众依然处在那种战备状态中生活。不过教训多了，官兵也知道大小河不好欺负，官府不时以武装铲烟，路过大小河也只能象征性地查看一下大路两旁，从不敢远离大路，认真清铲。有时还侧面通知回避，大家互不相侵。有一年，驻守松桃的贵州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团，奉命到大小河铲烟，事前就与所谓保长协商，让他们安全通过。大小河也提出“请求”，不能入村骚扰和进山检查。独立团答应了“请求”，到期果真虚张声势，通过大小河的大路去到牛郎。自此以后，大小河与官兵虽没有发生大的战斗，但村民对政府已经丧失了信心，仍然保持着警惕，终整个民国之世，不和官府打交道，依旧保持它那特殊的“真空”地位。

一九四九年，松桃解放。经过了五大任务，反复宣传贯彻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始逐步消除了大小河群众对政府的疑虑，消释了民族之间沿袭有年的隔阂，结束了大小河一带“真空”的历史。